钟二小姐想睡我，将军们的恋爱头脑战(1)

**预警：钟会单性转**

之前微博看到的下yao 小段子

工作狂姜维 X 精虫上脑的钟小姐

处男和妖女的极限推拉

慎入

———————————————————————————

       姜维在喝下钟会递给他的那杯酒后不久感到了不对。他平日在军中和同袍宴饮喝两大瓶烈酒都不觉头晕，会后还能照旧巡视察营处理军务，如今只喝了这一小杯就有了眩晕之感，身体越来越热腹部像隐隐约约燃了一把火。

       姜维立即意识到这又是钟会的陷阱。自己投降钟会已经过去一个月，这一个月中他们交往日密，吃同案行同车，后来两个人更是一拍即合决议谋反。在和姜维结为异姓兄弟的同时，钟会告诉了姜维一个秘密——自己其实是个女人。

       按当时钟会所说，她母亲张菖蒲生她的时候，她爹已经70高龄了，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归西。张夫人在钟家又处处受排挤，若是生个女儿到时候钟繇一死母女俩无依无靠。于是生产后张夫人当机立断和钟繇一合计对外骗说生了个儿子。这样最坏的情况钟繇哪天撒手人寰了钟会能继承一份遗产，若钟繇能活得久些等钟会长大，那大可再恢复钟会身份，找个夫婿嫁出去。

       结果钟繇在钟会出生后没几年就死了，幸亏钟会的身份母女没过得太惨。后来钟会长大些就同寻常家的男孩子一样去了学堂读书。张菖蒲没想到的是，钟会竟然是个天才儿童，她一入学就表现出了超人的记忆力和学习天赋。后来钟会从天才儿童长成了天才少年，演戏演的太真就没有回头路了，就像姜维知道的，钟会认了司马懿做老师，之后理所应当地成了司马兄弟的幕僚。本来她只是个文臣但司马昭心腹武将人手不够，钟会本着敬业精神又兼职了武将。幸亏她从小就如男子一般练武健身，做这份工作也没费多大力气。如今竟建了灭蜀奇功，可谁能想得到钟司徒是个女的呢？

       “那司马昭知道你的身份吗？”姜维不愧是泰山崩于前不改色的人，呆了一会儿很快接受了事实，并且提出自己的疑惑。

       “那是自然的，不过也只有老师、司马师、司马昭知道。”钟会答道。何止是知道，她又暗搓搓地想，她第一次就是和司马昭做的，那时钟会才十四岁，被司马昭又哄又骗地带上了床，到后来连司马师都加进来了。

       不过钟会和司马家的人混久了，早就把节操扔到了一边。她没觉得失了贞洁是多么可怕的事，相反，她很快发现自己能从做爱中收获巨大的快乐。钟会作为一个天才，有超乎常人的精力，这也表现在了对性事的欲求上，在剑阁她第一眼见到姜维后就对这个敌对的英俊男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姜维投降她后，更激起了她要姜维在其他方面也臣服她的渴望。

       “这对我们大计不利。”但对姜维而言钟会是男是女都无所谓，他的心思都在复国大业上，因此他表达了担忧，“若到时司马昭把这事捅出来干扰军心就很麻烦。”

       如果在这之前自己能杀了钟会掌握军权倒好，但就怕他们一谋反司马昭就会把事情抖出来，姜维暗想。

       “这不是问题，他说了别人就会信吗？”钟会烦躁地挥挥手，“我觉得你的问题更大！”

       “啊！？”姜维一惊，难道钟会看出了自己心怀不轨？

       “我说你的问题比较大！”钟会重复了一遍，“你和我贴身相处了这么久，都没发现我是女人吗？好几次我根本没藏好吧！”

       明明好几次两人秉烛夜谈时钟会只穿了单薄的里衣，虽然束了胸，但脱下盔甲的她骨架还是比男子要小一些的，何况自己特意熏了能勾人情欲的女香，她嗓音虽比通常女人低沉，但那时没特意压低声音还是能听出些端倪的。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姜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但就这样好几次，哪怕钟会给了许多暗示，姜维楞是什么都没看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兢兢业业地和钟会看地图谈论用兵部署，坐怀不乱。

       没等撩到姜维，钟会先憋不住了。她思考了下，得出结论：姜维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似乎对所有的事物都会先下一个基本定义，并且不会轻易改动。比如北伐比如复兴汉室，又比如，自己是个男人……于是她选择了摊牌并且摒弃矜持正面强攻。

       钟会当时没有束胸，她软如无骨地向姜维怀里倒去，一只手攀住姜维的肩膀用自己丰满的胸部抵住姜维的胸膛，另一只手向下去解姜维的腰带：“义兄现在知道了我是女儿身难道就没有什么想做的？”连语调都变得娇媚诱惑了。

       这把姜维吓了一大跳，他一个机灵猛地把钟会推出去一人远：“士季自重！”

       钟会被推倒在一旁，难以置信，震惊于他夸张的反应。她怎么也是个风姿绰约的大美女，但姜维此时瞪着眼睛瞧着她，手紧紧地护住衣服，活像弱书生见了强抢民男的黑山老妖婆。钟会一时头晕目眩，上一个给她这样精神打击的还是嵇康！

       总而言之第一次尝试以钟会霸王硬上弓失败而告终，毕竟钟会也打不过姜维。后来钟会改变策略打算徐徐图之，她和姜维变得更加亲密，多次强留姜维和她一起过夜。姜维毕竟是个降将没办法拒绝她，半推半就在钟会身边躺下，僵硬得像个尸体。钟会趁机贴紧姜维的身体，一边在他耳边吐气一边用手指在姜维的胸口上画圈。姜维实在受不住了，就一把抓住钟会的手腕，声音有点怒气：“士季如果一定要如此，维就走了。”钟会不想把姜维真吓走了，只得作罢安安分分躺下睡觉。后来两人同枕而眠的次数多了，姜维也就脱敏了，不再挺尸瞪一晚上眼睛，但也没进一步的表示，只像换了张床睡觉。他醒得比钟会早，每次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练枪去了，等钟会醒来只能看到一半凉了的床铺。

       这样一段时间后钟会觉得不是办法，工作之余她私下打听姜维过去的感情生活，得到的回答只有大将军一向洁身自好不近女色，当然也不近男色，一心扑在军机大事上，俨然脱离了低级趣味。后来她又想到诸葛亮也是40岁才有了儿子，不由怀疑这是某种武侯的师门风气。

       钟会过去混迹的是魏国贵族圈，无论是真才实学的名士还是酒囊饭袋，没人会拒绝享乐，区别只是能否克制自己。她的确也曾被夏侯玄和嵇康惨烈拒绝过，但那时她是以司马昭的手下身份骚扰二人，而夏侯玄和嵇康却也并非是克制欲望的人。

       现在遇到了姜维，她惊讶世界上难道真有这般冰清玉洁守身如玉，把自己活成个牌坊的男人吗？不能吧？不能吧？等等……姜维总不能是不行吧！？

       行，或不行，这是个大问题。为了验证这个问题，钟会万般无奈在药店老板猥琐的笑容下买了对男子的烈性春药，下在了给姜维的酒中。

       客观来说，姜维投降后对钟会虽算不上百依百顺，但也能说是温良恭敬。除了交配这种原则问题，他向来是尽可能的满足钟会让她开心的。因此在钟会递过来这杯毫不掩饰略有浑浊的酒时，姜维思量了下觉得钟会横竖不会毒死自己后，就在对方探究的眼神下一饮而尽了。

       然后现在，姜维后悔了。

       他觉得自己的意识再被慢慢剥夺，身体越来越热想迸发出什么，下腹某个部位不可抑制地抬起头来。姜维虽是个棒槌但不是个傻子，他反应过来自己竟然被钟会下药了！而且这药的势头很猛，不赶快阻止接下来怕是就停不住了。他刚想站起来去外面跑圈挥发药性，钟会一下子扑过来把他按住，贴上他的身体，一边亲上姜维的嘴唇往里伸舌头，一边开始扒姜维的衣服。她欣喜地发现姜维有反应了，他不是不行！

       姜维那边一开始鸡皮疙瘩都吓出来了，意图反抗但悲哀地发现身体不受自己使唤，他的身体不愿意推开钟会——肌肤相贴的部位他能感到女子光滑细腻的皮肤，钟会灵巧柔软的小舌在他的口腔里肆虐，卷起他的舌头不断缠绵，更何况她身上还传来一种浓郁的香味，像花香又像林间的草木清香，还混着一股乳味，让姜维感到即自由又安全，宛如婴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姜维舒服得把眼睛都眯上了，沉浸在钟会带给他的愉悦之中。突然他感到身体一冷——钟会把他的上衣脱下了。

       这唤醒了姜维的意识，他想到了什么，一下狠心，猛得咬了下自己的舌头，推开了钟会。

       钟会不可思议地看着姜维——他的嘴唇上沾着咬出的血，浅色的眼睛此时像染了浓墨似的幽暗，声音很冷硬很克制：“你呆在里面，我出去解决下。”

       可钟会没有听他的，姜维的举动彻底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养大，但并不排斥自己的性别，相反报复性的比寻常女子更看重身为女人的魅力。司马昭、司马师，无论朝堂上如何，但到了床上都拜倒在自己的身下。而现在她对姜维都倒贴成这样了，甚至还用了下药这种不入流的手段，若还拿不下姜维，钟会在姜维面前就再抬不起头来了！到时管它什么谋反大计，她都要杀了姜维。

        钟会不想杀姜维，她还想利用姜维做皇帝呢。于是钟会打算再努力一下，抓住姜维的手不让他离开。

       姜维碰到钟会的手后脑子都要炸了，他的神志越来越涣散，眼皮像灌了铅一样重，只能尽力睁大眼，这就看着像他是在瞪钟会。

       “你就这么嫌弃我吗？碰都不愿意碰我一下！”钟会冲姜维气愤地质问。

       姜维勉强唤回了一丝清明但依旧有点就不择言了：“士季我不是讨厌你！但男女相亲是一生一世的承诺，不是游戏，只能与自己真心相爱的人做！更何况你是个女子，我不能轻薄了你啊！”总之求求钟会收了神通吧！他快崩溃了！

       钟会听到后突然一怔，她和司马昭纠葛十余年，却从未听他对自己这么说过。她呆了一会儿，凑近姜维轻轻地问：“所以伯约不是不喜欢我，而是怕轻薄了我？”

       “正是如此！”姜维高兴得快哭了，丞相保佑，钟会懂他的意思了。

       可还没等姜维欣喜这事可算是解决了，钟会突然正色问道：“伯约曾发誓追随辅佐我，可是真心？”

        姜维一激灵：“当然！”这可千万不能迷迷糊糊把实话说了。

       “那伯约就是会对我负责一生了？”

       “……的确……但……”姜维隐约觉得钟会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可就是“但”不出来。可怜刚才那一下送命题耗尽了姜维最后的神志，此时他已经脑内一团乱，只能顺着本能说话了。

       “既然伯约承诺对我负责一生那又何来轻薄？”钟会爱怜地抚上姜维的面颊，姜维的脸红得发烫，可见他用了多大的努力克制自己。钟会胸中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填充，“难不成大将军是不守诺言的无耻之人？”

       “当然不是……可……”

       “伯约既喜欢我又愿意负责，那还拒绝我什么呢？”

       “……”

       “更何况……我没把这当游戏……我也并非伯约所想的轻浮女子……”钟会脉脉含情地注视着姜维，眼中如含了秋水一般，不知不觉吐露了真心“……我是真心爱慕伯约的……”

       “……”

       “……我……想把自己给伯约……”钟会的语气前所未有的轻柔，甚至带了点紧张。然后她再一次轻轻贴上了姜维的嘴唇。

        “啪——”姜维感到自己脑子里的弦彻底断了

———————————————————

tbc